

——知人论世——

——人情世态面面观



司徒伟智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知 人 论 世

——人情世态面面观

司徒伟智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明松
封面设计 吴修青

知人论世
——人情世态面面观
司徒伟智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1239号)

南汇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20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2.40元

ISBN 7-5608-0614-7/2.21

不怕摇头(自序)

收在本书中的杂文，时间跨度竟有十年之久，内容也林林总总，“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鸡毛蒜皮”。可以说，除已收入《三棱镜集》者外，凡略有可观的杂文尽皆收入本书中。说来不信，选定篇目后连书名也难起，好在一位年轻朋友替我出了个《知人论世》的书名——真管用，谈志向，谈读书，谈交往，谈心理，等等，还不都是对人(包括对己)的议论评析，亦即“知人”？至于“论世”，那更宽阔，从社会风气到党风，到道德状况，到法制建设，简直无所不可谈，无所不入其中。

这十年，我用力最多的是杂文。其间，东南西北各地诸多师友的抚之翼之，我是没齿难忘的。当然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不熟悉的人。她那时正与我那位搞文艺评论的好朋友在“谈对象”。有一次，那位素来老实而顶真的好朋友上门，在详细通报“谈对象”进展情况时，竟冒出一句：“她说，也看过你几篇评论呢，说都干巴巴的，没多少吸引力。你同意不？”——当时我只觉心里一震。真的，一个摇笔杆的人，很少会听到这样一番评价的。尤其，出于礼貌，人家总不至于当面对你的作品摇头的。因而，背后的评价才可靠而真实。可悲的是我得到的真实评价竟是人家大摇其头！

从“摇头”中，我得到的好处是每当执笔为文，再也不敢轻率，不敢凭兴之至随便挥写，不敢忘却鲁迅的八字箴言：“取材要严，开掘要深”。可以说，没有当初这“摇头”，就没有以后这十年的进步，至少我不会有那样大的革新自我的决心。

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于人家的摇头了。我希望看到读者点头，但我不怕读者摇头。点头给予我信心，摇头则会使我清醒。收入本书的若干篇文章，发表后曾有不同意见（为了让大家了解争鸣的双方见解，均将其相应附录在各有关文章之后）。这些意见无非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乐于接受的，从而人有所正，我有所得，当然很好；另一类是我难以接受的，于是就适当地反批评，进一步阐释，这也没什么不好。比如《登错了地方》认为某大文豪小学时代的作文不宜登在文艺杂志上，而应登在文史资料刊物上，它在《北京晚报》发表后，现已作古的区老先生曾著文批评。我当时是不以为然的：一个人总有赤屁股、含手指的时候，说“天真浪漫”可以，说“博大精深”怎么行。后来他见了我，笑呵呵地说：“我批评你了哟！”我也笑答：“我还没想通哟。”于是相视大笑而散。谁也不存芥蒂，因为这实在是以文会友。

说句题外话，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杂文界争鸣的风气尚嫌淡薄了些，有点“笔墨官司”未免就关系紧张起来。其实恩格斯在分析费尔巴哈的局限性的原因时说得多中肯，费氏症结正在于久处穷乡僻壤，没有机会“在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来形成自己的思想”。须知思想的形成与深化，离不开与才智相当者的接触、争辩、对抗，哪怕“敌对”也比“无对”强。这就要求自己，也愿望我们的杂文同行，在彼此平等的争鸣中具备更多的理解和更大的度量。

点头也好，摇头也好，都该欢迎。只有看过本书后默不作声，或者看也不看，眼珠子也懒得转的朋友，会令我大失望。再说一遍：

我希望看到你点头，但我不怕你摇头。

司徒伟智

1989年11月27日灯下

目 录

不怕摇头(自序)	1
----------------	---

I

要悔且待青山烂	1
外国人与中国事	4
附:《西行漫记》中的吴亮平	闻纪之
在知识结构上不要“划地为牢”	10
那么,我呢?	15
遗言千载犹不废	18
注意人还是注意事	20
“保护妇女”的另一面	22
“比上班还吃力”别议	24
从石头到菊花(外一则)	26
缺了一门课	29
“小偷”不是放走的	31
输给香港队就是“国耻”吗	33
中国此番奥运会前景如何?	35
“目标”不是单一的	37
处处留心皆学问	40
请比较两则广告	42
“免疫力”分寸说	46
你没有看见这许多花?	48
不止是“打补丁”	50

你想到过吗？	52
论“打总分”	54
为什么想不到	56
郑板桥的爱鸟之道	59
忧喜兼集说老赵	61
学会“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	64
登错了地方	66
附一：刊登茅盾小学作文有何不可	区澄芬
附二：李贺二十岁才作《高轩过》	王占安
“虚名儿”	72

II

世界容得下你我他	74
脸蛋不美——这也是优势	76
大可不必——“理想爱人五要素”	79
不要误解了“莫逆之交”	82
就怕人家说话罗唆	84
林黛玉也帮不了忙	86
写给一位受侮辱的姑娘	88
带两本书走	91
三思而“吐”	93
磨斧子的故事	95
你也能成为意志的强者	97
其九死犹未悔	102
滴水穿石靠什么	105
马卡连柯这样说	109
两个伟人的故事	113
不可或缺的一环	117

“爱子之道”的是与非·····	120
“状元父亲”如是说·····	122
想起陶行知的歌·····	124
但愿这不是梦·····	126
“定向培养”应该缓行·····	128
春游规则第五条·····	130
起名的哲学·····	132
论家庭读书气氛·····	134

III

即使夜深人静时·····	141
丑话说在前头·····	143
笔下有“法”·····	145
谢谢“妻管严”·····	147
“半法官”现象·····	149
只缘“富格森”又重来·····	151
好消息亦有忧人处·····	154
“火眼金睛”的来历·····	156
“不完善”辨·····	158
有钱买不到·····	160
谁也不照顾·····	162
他们为什么受骗·····	164
对一则“照片说明”的质疑·····	167
第三次微笑·····	169
一块字牌顶何用?·····	170
赋予“文明楼”以完整涵义·····	172
“差不多先生”再生记·····	174
由骗子的新招说开去·····	176

请爱护“大地母亲”	178
“东坡肉”、“占卦机”同异论	180
可怕的“倾覆”	182
附：为赚五角钱，宁毁一列车	陈舟山

IV

正是说话的时候	187
说“带头”	190
王安杰的眼光	192
“不在其位”的贡献	194
从出路想到来路	197
“一块牌子主义”	200
单凭一纸“保证书”	203
美其名曰	205
舆论监督的“级别问题”	207
哭笑不得说“挽留”	210
连“小尾巴”也别留	212
不看卷子看条子	214
一人·一家·一路	219
话说“科班出身”	221
事非经过不知难	224
附：也谈“事非经过不知难”	铁 铮
从“偏僻”看偏见	228
换来换去不济事	230
还是“老框框”作怪	232
“下台干部”之类	234
有一种“软硬”观	236
重视“第二次竞争”	238
奇特的“自己人效应”	240

抹布获奖.....	244
太实惠.....	245

要悔且待青山烂

只知道罪人会后悔，真没想到功臣也会后悔。

从《支部生活》上看到，有几名跌入贪污受贿泥坑的人物，原先竟是先进模范、高级工程师，甚至还有从当年战火硝烟中过来的。就因为悔心一起，“人快退休了，什么好处都还没捞过”的念头一动，于是晚年轨迹大变。

我为他们可惜！他们的昨天多么令人羡慕。不要瞧不起昨天，不要怠慢了昨天。人生在世，明天还可能改变，昨天却不容重铸，是墨渍斑斑就是墨渍斑斑，是锦片也似就是锦片也似。《一块烫石头》不是讲到，无论谁把烫石头翻个身，就可以返老还童，一切重新开始。但是那个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又瘸又瞎的，唯独他出乎意料，不肯去翻一下。原因很简单，明天的成功是十里挑一，昨天的功成也是十里挑一的，同样是最幸运的人才会拥有的。

“要悔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砣浮，直待黄河彻底枯。”一个用心血汗水浇灌过祖国现代化伟业的人，我常想，这首爱情词正好于他合用。昨天是光荣的，奉献是虔诚的，“爱情”是圣洁的，珍之重之尚且不足，何来的“悔”？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昨天无私奉献的人，今天并没有成为“先富起来”那一部分中人，不平之感由此顿生。

“昨天奉献需要我，今天享受轮不到我”，这牢骚不无合理性，就是说目前政策上确有分配不公之处，是到下功夫调整

的时候了。但它又有破绽存焉：不管政策如何调整，贡献与报酬总不会像天平的两头那般齐崭，总有错落脱节的时候和地方。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好像从古以来这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举家食粥常赊”，你看写下划时代巨著的曹雪芹，收入居然不及村里小酒铺掌柜的，居然要腆着脸皮向他告贷。即使今天，在发达国家，一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大师，上上下下对他算得优礼有嘉，但要让他跟个什么修车铺、夜总会的老板比阔气，那也保准输。规律就是如此，牢骚太盛不必，更不消说出此下策去搞什么法律外的“自我补偿”了。

当我们立志为人民做贡献时，其实就已经做好了讨苦吃的准备。平常的时候要不怕清苦，特殊的时候要不怕艰苦，总之要吃得起苦。传说中，格林威治天文台长回答英国国王的加薪建议：“不用了，一个高薪的职位只会给人家夺走。”与其说这是对腐败官场消极的避让，不如说它深蕴着一种积极的人格——薪金算得什么，事业重过薪金！为致富而勤恳工作的人，诚然什么时候都应当予以保护，再不要随便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了。不过，总还要有不为致富而勤恳工作的人呢。一个民族没有那么些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人，就等于没有脊梁，也就注定不会有前途和希望。

一个志在济世的人无所谓后悔，求仁得仁又何怨。他当然不是苦行僧，只是他追求的幸福的确与众不同。小溪有小溪的满足，大海有大海的抱负。这种特殊材料铸成的人，他向往的是超乎寻常的幸福境界。也许他的衣饰太过落后，也许整幢住宅楼就数他们的电视机寒伧，也许隔壁的个体户几次嘲笑他家饭菜“没有高蛋白”……然而看到自己设计的电塔已高高耸起，看到黑暗的原野已灯火通明，或者看到手肘的绿荫正遮蔽着万千赶路的人，那么不管怎样，他总是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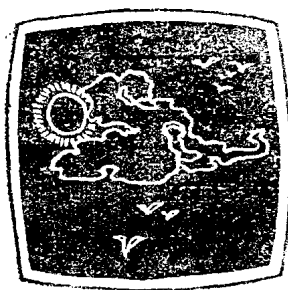
之如殆了。须知他每日价吟诵的正是一首《不管怎样，还是应该》的小诗——

你今朝的善行，世人会在明晨淡忘，
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应该多做好事。

你多年的建树，或许没有回报，
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应该努力建树。

献出你的全部精华去造福人类，可
能让你一身清贫；
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应该奉献自己
全部精华。

1989年10月24日



外国人与中国事

中国人写历史，所失在多避讳。东也犯忌，西也回避，那历史常常就没法子好写，非模糊则走样了。

所以这几年外国朋友写的中国现代史，便以其叙事率直无讳，而备受推崇。

这中间，我却想提醒一句：推崇尽管推崇，千祈不要迷信。借用沙叶新一句名言，“崇洋而不迷外”，可也。

一本《毛泽东传》，美国人特里尔写的，现在正风靡书市。评价之高，竟有“世界关于毛泽东的最重要的著作”之誉。但翻开看看，总有些段落令人不免要有“太外行”的感觉。比如说到1965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吴晗用剧本反对毛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毛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他现在觉得可以反击了。只有毛才会对剧评大做文章，因为剧本是冲着他来的。”天哪，如果吴晗泉下有知，一定要抗议。因为这正是当年批判家们强加给他的“罪名”。虽说今天谁都清楚罢免彭德怀是一大错误，但在创作剧本的1961年，作为一名学究气颇重的党员历史学家，吴晗跟大家一样对党中央庐山会议的决定是至敬至诚的，他甚至在文章中为这决定鼓吹过呢！吴晗从未设想去“用剧本反对毛”，倒是相反，他平生绝无仅有的这个剧本恰恰是秉承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旨意才写的。事隔四年，毛泽东却又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

官”，这就是六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非外人所能理解了。

比较起来，尼克松的回忆录《领袖们》更有惊人之笔。关于毛周关系，历来为海内外史家所关注。尼氏得近距离观察之便，给读者留下精妙独到的论述：“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当然由于身处巨人之下，“周恩来是这么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旁观者清。然而尼克松还是闹了笑话：“当周恩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长期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到医院同他一起度过了他弥留的时刻。当时，除了医生之外，毛泽东是与周恩来最后诀别的人。”作为中国人，我真希望历史上确有这样的奇迹，以便替毛周半个世纪的友谊续上一个圆满的尾声，或者还可以抵消一些曾经围绕他们的令人惘然愕然的传闻。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一九七六年初的毛泽东，已经不可能再像散文《在延安中央医院》中描写的探望关向应那样，说去就去了。这时候与其说是出于感情因素，毋宁说主要因为毛本人也已经病入膏肓。读过张玉凤女士的《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便足以了解毛泽东当时步履维艰的窘状。

外国人对中国事的隔膜，不是一种偶然。追溯起来，我说甚至最权威的斯诺的《西行漫记》——这部常常被当作信史来读的考察报告，也没有例外。说来难怪，短短几十天，一个友好却陌生的外国人要采写偌大的陕北根据地，怎么少得了破绽？前几年，我曾与当年为毛泽东、斯诺交谈当翻译的吴亮平（时任陕甘宁中央局宣传部长）谈起《西行漫记》，吴就对书中关于自己身世的记述苦笑过。记述中的这么一小段介绍：“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

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结婚，他就从家里逃出”——便句句有问题存焉。因为吴父从来没有土地，更谈不上有土地出租当“大地主”了。至于所谓的“攀高枝”原委，吴亮平辩正道：事实是我父亲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乡下还是有点社会地位的。“所以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亦即蒋介石的那个远房亲，曾提出要把他的女儿与我订婚。父亲是同意的，但我却不同意。不过，他也没有强求我同意，因为他实在不是真的有什么‘野心’。”〔注〕不仅仅是失真，而且有的简直就闹颠倒了，不是吗？

有一回，在上海的礼堂里拿着笔记本认认真真听日本某博士讲中共党史人物，一边听一边却差一点要笑出声来：怎么好几条材料竟张冠李戴起来了？一边忍住笑一边不禁又想到，世界上有些事情原本是难以假手于人的，研究本国历史即其一。异域人士独特的研究角度会给我们很多启发，然而说到底“中国通”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真如完整意义的“日本通”、“美国通”、“苏联通”从来是他们本国人一样。隔着雾看花，总缺一些鲜艳，少一点真切。

《史记》是只有中国人才写得出的。不过不可盲目乐观。如果没有崇高的使命感，如果不是鲁迅说的“有自信，不自欺”的中国人，我们今天还是不会有《史记》的。

〔注〕参见笔者以“闻纪之”署名的文章《〈西行漫记〉中的吴亮平》，载1981年3月22日《文汇报》。

1989年10月1日

《西行漫记》中的吴亮平

闻纪之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认识你了。读《西行漫记》时我就认识了你。”去年秋天见到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同志时，我这样说。

听我这么一说，吴老边笑边说：“啊，你是根据斯诺对我的描写来认识我的。那里面有些地方不很确切！”

吴亮平同志是在一九三六年担任陕甘宁中央局宣传部长时，跟前来根据地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相识，并结成朋友的。后来，斯诺在那部名闻中外的《西行漫记》中，特地写下了“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吴亮平的身世。这段身世是：

“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使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两年。”

就这段描写，吴亮平风趣地说：“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轮不到土改划成份。不过，如果要划成份，我看他决不是一个大地主。他早年在沈钧儒任校长的浙江法政学校读书。毕业后当过宁波第四师范讲习所所长。他没有土地，更谈不上有土地出租了。一直到北伐战争开始，他才离乡，到广东投身于国民革命，中间当过县长。但他不懂贿赂、应酬之类的官场诀窍，所以，只做一任，就丢了官。这以后，就一直失业在乡下了。”